



绘图 李仁伟

丝瓜络里储满爱

我家橱柜里放着几条丝瓜络,切成几截后可以用来刷锅洗碗,很好用。这些丝瓜络是母亲从农村老家带来的。

有一次,我无意中跟母亲说起自己喜欢吃素炒丝瓜,因此常常去早市上买些顶着黄花的小丝瓜,买多了还可以做丝瓜汤,美味又养颜,母亲就记在心里。有一次,父亲从老家送来满满一筐顶着黄花的嫩丝瓜,我们一家人美美地享用了好几天。

我记得小时候每逢芒种时节,细心的母亲就会把几粒丝瓜子埋进院子的泥土里,不久,这丝瓜子便出苗了,慢慢地又“伸胳膊踢腿”长出藤蔓来,母亲便催着父亲搭篱架引蔓。

丝瓜很好养,一抔土,一碗水,不挑地方,只管攒着劲儿往上爬。丝瓜秧不光爬得远,还披一身好看的黄花,果实长到近尺长,黄花仍妩媚地紧紧依偎,在明媚阳光里,鹅黄点翠绿,真是爱煞人。

有一年秋天,我发现那些来不及摘的丝瓜都长老了,和大人的胳膊一样粗,神气地悬在头顶瓜架的细藤上,老当益壮的样子,还有越过院墙到邻居家“观光”的。母亲站在平房上笑着说:“你看这憨瓜,跑到人家院子里去干啥?”那情景,透着流年的暖。

等到这些丝瓜很老的时候,母亲将它们摘下来晒干,用时在石板上轻磕,薄的表皮便脱落下来,反复磕,里面的子也争相往外蹦。这些丝瓜子来年还可以种,而丝瓜络便成了理想的厨房清洁用品。

丝瓜从花开到蒂落,整个生命竟然如此让人心动,就像我勤劳的双亲,经过鹅黄点翠绿的幸福流年,为儿女撑起一片天,从来不讲条件,没有索取,不求回报,只是不知疲倦地付出。这一切是那么自然,充满乐趣,温馨动人。

(涧西区 邓红玲)

咱爸咱妈

藏报成癖

我整理这些报纸。

不怕你们笑话,我起初订报纸还背着爱人呢,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订了。去年,我被《洛阳日报》评为忠实读者,获得了证书,还获邀参加了《洛阳日报》复刊30周年庆祝大会,随后,报社记者到我家采访了我。

去年3月,《河南日报》农村版友俱乐部的牌子又挂到了我家,该报记者、编辑还和我的家人留了影。

读报、剪报、藏报还使我多年的写作梦得以实现,我不时有散文、诗歌见报,这更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。笔耕不辍的结果,耽误了我的生意。爱人嗔道:“一个农民,不好好做生意,这样写写画画的,

简直是疯了。”

今年,我又买了两个书柜,一个存放载有重大新闻的报纸,一个存放载有美文

的藏报。每每看到有人买书发狂,宁可少吃一顿饭,也要多买一本书,我便生出颇多感慨,也想做一个为藏报痴狂的人。

有人笑我神经病,我引唐伯虎的诗句来反驳:“别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他人看不穿。”

人家给我一评语:“中毒至此,无药可救!”

我只能苦笑,毕竟上瘾了,不想戒掉。

(嵩县 魏铁庄)

老公“糗事”

有一次,老公打算穿一套藏蓝色西装去上班。他拉开衣柜门,拎出一套西装,掂起裤子套在了腿上,一边系腰带一边兴奋地说:“嗨,你们看啊,我最近真的吃胖了,这条裤子都快穿不上啦!”我和女儿凑上去一看,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——老公穿的是我的裤子!

还有一次,老公洗完脸,发现他的护肤霜用完了,我建议他先用我的。他看看

我的那些瓶瓶罐罐,拧开其中一个精巧的小瓶子,一指头下去用了快一半,他抹在脸上还直叹“挺舒服”。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,老公用的居然是我的精华眼霜,一瓶将近200元啊,就这样被他浪费了。

老公的“糗事”真不少,篇幅有限,我就不多爆料了!

(涧西区 高淑芳)

星夜飞行

时,我透过机窗俯视地面,如豆的灯光镶嵌在大地上,如夜空里的星斗,隐约能看到有的灯光像调皮的孩子提着灯笼在跑,又像流星划过天际,原来这行走的灯光是在公路上奔跑的汽车。

飞机升入云层之上,下面的灯光也越来越微弱,直至看不见,窗外一片漆黑。飞机飞得很稳,如果不是耳旁巨大的飞机轰鸣声,我会以为这飞机是静止的,要么就像蜗牛一样在慢慢爬行,因为没有了参照物,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错觉。

飞行一个多小时后,机务人员提醒大家放松一下,活动活动筋骨。于是,在机

务人员的带领下,我们做了保健操,感觉舒服多了。

晚上10点35分,机务人员开始广播,飞机准备降落,请大家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。飞机在倾斜,像汽车急转弯一样,我的身子也跟着倾斜,但很快平衡下来。

飞机徐徐降落,我又看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,越来越清晰,楼房、汽车等也越来越大。

晚上11点,飞机安全着陆。这次飞行,我虽然错过了白天变幻莫测的云海,却饱览了城市和乡村的美丽夜景。

(涧西区 放飞梦想)

五味人生

我爱我家

旅途览胜

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: 暑天记趣

童年的冰棒记忆

周末,儿子就要从学校回来了,妻忙不迭地为他买回了一大袋冰棒放到冰箱里备着。晚上,看着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棒的样子,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童年时代。

“烈日炎炎当头照,老太戴着旧草帽,推着一辆四轮车,冰棒冰棒喊着跑。”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记得这首童谣吧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刚上小学。当时的冰棒品种虽然只有两个,其价格却是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,红糖冰棒每个3分钱,高档一点儿的奶油冰棒也不过每个5分钱,可那时人们的收入都不高,整个夏天,无论孩子嘴再馋,也无法保证每天都能吃到冰棒。

炎热的中午时分,不断有小贩喊着“冰棒,3分钱的冰棒”,从房前屋后的路上走过。这是我儿时最熟悉、最感兴趣的叫卖声,它常常把我的心撩拨得发痒,我便缠着大人要来几个硬币,钱一到手,就循声向小贩奔去。

当时没有冰柜,卖冰棒的多是推着一辆四轮小木车的老太太。交了钱,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老太太掀开推车的半扇顶盖,再掀开一层厚厚的棉被,拔下木塞,从一个大口的暖水瓶里取出一只冰棒,揭开包裹纸,笑咪咪地把有木棍的一端递到孩子手中。

冰棒在阳光下冒着凉气,咬上一小口,瞬间满口清凉,仿佛空气中都透着凉丝丝的味道,心里那个美啊!

冰棒吃完了,剩下的那根扁扁的小木棍儿却舍不得扔掉,将它积攒起来,既可以作为数数工具,又可以用来玩“斗木棍”游戏:拇指和食指撑住木棍两端,与对方的冰棒棍交叉成十字,各自用力压,能保持不断者为胜。在童年记忆里,那也是非常有趣的小游戏。

(瀍河回族区 刘志军)